



闲话

梦一场

□ 杨苒

我忽然喜欢上了吃纽扣。发现纽扣好吃的契机大概是我做定格动画的时候,这在当时确实是件怪事——或许现在看来也是,但我确实品尝出了纽扣不同的滋味,不过它们的颜色和味道搭配倒是很正常的,深蓝是蓝莓,橙黄是橘子,乳白是荔枝……还有两种味道比较独特,金色是阳光,银色是星河。

我的定格动画大多是用纽扣、乐高之类的小物件模拟微观世界做菜,在互联网上小有市场,当副业来做,一个月还能赚几十块零用钱。不记得是多久之前的事了,我把一粒绿色的纽扣当菜切开放进模型锅里炒的时候,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,而且挥之不去——我把那粒纽扣拈起来放到嘴里嚼了嚼,竟然嚼出一股牛油果味。在那之后我开始慢慢尝试品尝各式纽扣,毫无疑问,我最爱吃的当然就是阳光和星河。

说实话,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爱吃纽扣的病症,但我还是一个学生,生活费已经不够我买那么多不同款式的纽扣了,更何况还得去医院挂号看医生?我必须要把这件事告诉爸妈。

“什么?爱吃纽扣?哪会有这种嗜好?”餐桌上,我妈率先发出疑问。

“别瞎编些借口了,你就是想多要点生活费!”我爸开始拆我的台。

我不否认我的确是想多要一点生活费,但我吃纽扣上瘾这件事也是的确确实存在的。我不服气,当场就从衣服上扯下两颗纽扣扔进嘴里嚼了几下,除了香蕉配榴莲的味道有点迷醉以外,嘎嘣脆的口感还是很令人着迷。爸妈瞪大了眼睛,他们筷子上粘的饭都重新落入了饭碗。

“不行不行,就算是真的你也不能出去乱说,这谁听过呀?”“就是就是,别人听了不晓得又要嚼什么舌根,小姑娘家家的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?”

我最终当然是没要到钱,一赌气,便摔门到街上闲逛。才走了没多久,肚子就开始哀嚎,我摸遍全身上下,只有一个空空如也的钱包。怎么办?怎么办!我开始烦躁,像是野兽急红了眼,街边连排的服装店一家接一家吸引我冲进去洗劫。我想吃纽扣!我要吃阳光和星河!我疯了似的闯进一家家服装店,焦急地翻找金色和银色的纽扣,黑夜中,熠熠发光的它们实在是世间少有的美味!

这条市中心的长街,我从街头扫荡到街尾,才勉强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可是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是,街上的安保人员和店员昨晚明明还震惊地喊“你干吗你干吗!快来人这里有个神经病扯衣服的扣子吃!你干吗我要报警了!”或者瑟缩在角落不敢随意挪动,更不敢直视我,只敢低头斜眼瞟我几眼——我不清楚是真的视若无睹还是直接看不见我了。周遭的世界突然失去了声音,我忽然有些慌张,我怕我不存在了、凭空消失了。我随手抄起水果篮里的匕首,这时安保开始朝我大呼小叫,于是我放下匕首。我拖着身体走到收银台撬开抽屉,作势拿起一沓钞票就要往嘴里送,店员开始拉扯我、训斥我、掰开我的手指,于是我乖乖归还了钞票。

世界又再次回归寂静。

人们身上的衣服纽扣越来越少,但没人想起过问纽扣上哪去了。我不再碰刀和钱,但我能尽情地吃纽扣。看不到就是不存在,我们依旧能和谐共生。

为了填补我内心的空虚,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觅食。

梦很长很长,还好终于醒了……

美食

鸡枞

□ 施艳斌

鸡枞,静候有缘人莅临,继而成为盘中珍馐,或者一直无人光顾,待生命终结化为春泥,护花护草。此时的鸡枞,像极了某位经天纬地之才,携多少个日日夜夜潜心修炼,到某个时间点破茧成蝶,为世间送去价值与担当。

鸡枞味美但保鲜时间极短,一旦被摘取,味道便迅速崩坏。据传,明朝熹宗皇帝朱由校最爱吃云南的鸡枞,每年都要由驿站飞骑传递鸡枞进京,熹宗只舍得分少许给宠妃和独揽大权、称为九千岁的太監魏忠贤,连正宫娘娘张皇后这样的人都无福品尝。我想,如果当年杨玉环喜爱的是鸡枞,那定不会有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之说,鸡枞比荔枝更不容易保鲜,她哪里笑得起来!同样,如若苏东坡钟情的是鸡枞,那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诗句估计又要改写了。正是因为味道极为鲜美且保鲜时间极短的特性,鸡枞更适于煲汤,尝过此汤的人一定忘不了那抹比乌骨鸡汤更为醉人的茗香,古人赵翼曾说鸡枞“无骨乃有皮,无血乃有肉,鲜于锦雉膏,腴于锦雀腹”,这个形容丝毫不为夸张。据说,鸡枞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一盘价格高达千元以上,由此可窥见鸡枞的稀缺

性和营养味蕾价值之高。

鸡枞的另一大特性便是浑然天成,非人工栽培所能为。它的生长跟一种白蚁有密切关系,此种白蚁生存于地下洞中,鸡枞便是从洞里生根发芽、破土成长,听对鸡枞颇有研究的朋友说,只要此洞被人类捅破,那白蚁便搬家至别处,来年这个位置便不会再长出鸡枞,白蚁新的居所则成为鸡枞新的诞生地,所以那些有缘与鸡枞邂逅的人激动过后,便是冷静而小心翼翼的用镰刀刨土,尽可能把鸡枞根部挖出,同时又与洞保持一点距离,这样来年此地又可收获新的鸡枞。这也是那些捡菌高手为何总是年年抱得鸡枞归的原因。

童年时期偶尔会在山上拾得一些鸡枞菌,相比味蕾上的快感,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看见鸡枞时的那种激动与振奋,至今记得儿时手捧拾得的鸡枞,在村旁的火车站台卖了20元,在那个一根冰棍一毛钱的年代,无异于收获了人生的“第一桶金”,那感觉,就像花两元钱买彩票中了两万元一样,仿佛人生从此开挂不止屡达巅峰。

鸡枞只是童年这部大剧中的一帧画面,然而回想起来,就像鸡枞本身的味道一样,沁人心脾,芳草遗香。

征稿启事

忆往昔,多少悲欢离合历历在目,多少酸甜苦辣皆系于心。弹指一挥间,你已在岁月中洗尽铅华,宠辱不惊。

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老年人曾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,而今继续以其智慧启迪着人们,激励着人们。为加强与老年读者的沟通交流,展现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,本报副刊增设“晚晴”专版。在此,诚邀老年朋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经历、晚年生活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所见所闻所思。

“晚晴”版面具体栏目设置如下——

峥嵘岁月:讲述有意思的人生经历、故事,传递向上、向善的价值观。

昆滇往事:展现昆明及云南各地人文历史、城市变迁等。

夕阳之歌:展现千姿百态的有意义的晚年生活。

家长里短:讲述生活琐事,分享家庭成员间和谐相处的经验。

养生有道:分享健康养生心得体会。

人生絮语:表达人生感悟,天南海北,信马由缰。

书画摄影:原创有价值的书法、绘画作品、老照片、摄影等,不拘一格。

投稿要求:

- 1.文章体裁不限,字数要求在1100字以内,书画摄影、老照片需配备文字说明。
- 2.来稿请注明性别、年龄、原工作单位等信息;同时也需要注明详细收信地址、邮编、电话。
- 3.投稿者文责自负。
- 4.投稿请发邮箱:ccwbwq@163.com

不接受纸质稿件

春城晚报编辑部



捕猎
汤青
摄影

人物

我的小学老师

□ 段德谦

一个人一生遇过的老师很多,但不一定每个老师都记得住。

遇到一位好老师,那真是人生的福气。在我的人生中,我真遇上了一位好老师,他叫何家国,是我的小学老师,遇上他,叫人永生难忘。

认识何老师,那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一个下午,教室外嘀嗒嘀嗒下着小雨,正上着课,突然,窗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,代课的杨老师离开课堂出教室门,不一会儿,领着客人进来。哇!一位年轻英俊,干净整洁,背着一个大背包,精神干练的大帅哥。我们好奇地打量着,暗自揣摩他是谁?杨老师介绍说:他是何老师,小河边人,公办教师,以后他就教你们了。

小学校座落在村北边,瓦屋面,两间,隔着一片水田就是祭山林。朝北的大间是两个复试班的教室,朝南的小间是老师的住宿。教室下面一条大水沟穿过,常年汨汨奔涌,到雨季坐在教室里都能听沟里哗哗的流水声。

何老师教我们所有学科:语文、算术、书法、体育、劳动。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,真正的素质教育。

那时很穷,单衣薄衫,感觉冬天很冷,冷得刻骨铭心。

一大早,母亲为我生着火笼,再叫我

起床。我拎着旺旺的火笼,高高兴兴来到小学堂,何老师总是笑着,站在门口迎接我们。不一会儿,学堂里书声琅琅,声音飘出校园,萦回在村庄上空,振奋着村间老幼,开放朵朵笑靥的浪花……

最乐的事,一到下课,小伙伴们争先恐后跑到祭山林找柴的情景,很快,教室楼道上就摆满了干柴。

到了秋天收割季节,何老师常带领我们到广阔的田野劳动锻炼——捡拾收漏了的稻穗麦粒包谷,用于勤工俭学。记得,每到传统节日,何老师就在班上号召大家,家里有米的兜米,有油的兜油,有菜的兜菜,凑齐,动手做饭打拼火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聚会时,何老师筷子夹住一个红红的大番茄,放在涨爆爆的油锅里炸,差不多捞起来时,小伙伴们早已口水拉一尺,馋的都想一口吞下!

何老师是位全能老师,只要是为了学生,再苦再累,都会不遗余力的努力做好。

教室四面的墙壁和楼顶上,贴满了何老师漂亮的楷书抄写的课文生字词。身教不如言教,不论上课下课,抬头见字就是学习。

时光荏苒,转眼,我已教书育人近40年。想想那时的我们,再穷,读书上学都是快乐的事。